

# 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世界首台糖果3D打印机现英国

世界首台糖果3D打印机登陆英国。这台打印机能够将手绘图案、信息，甚至是自拍照统统变成糖果。许多好莱坞明星对此十分感兴趣，纷纷将自己的自拍照打印成糖果。



瑞典美女飞行员大秀高难度瑜伽

29岁的女子马林·吕德奎斯特是一名瑞典航空公司的飞行员，繁忙的工作之余，这位美女飞行员喜欢通过练习瑜伽来放松心情。



男子欲用胡子提64公斤重物

一名印度男子为打破用胡子提拉重物的世界纪录，目前正在训练用胡子提起重达140磅(约63.5公斤)的人。该男子称此举目的是为了家族名望永载史册，但此举却引起许多争议。



泰国猴子自助餐节猴群乐享美食

泰国华富里，一年一度的猴子自助餐节举行，三塔寺的猴子们尽情享用美食。猴子自助餐节于每年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。

##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著名编剧汪海林的作品《楚汉传奇》、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、《神医喜来乐》、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、《说好分手》等有很好的口碑。近年来他热心维权，引起关注。2014年底琼瑶诉于正抄袭《梅花烙》案开庭，他为行业规矩出庭担任“专家辅助人”。今年11月，他披露热播剧《锦绣未央》的原著涉嫌抄袭，建议相关人士理直气壮地维权，并发起众筹诉讼费，再次成为焦点。11月24日，汪海林在济南就作品侵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# 汪海林：《锦绣未央》的火，让我觉得心寒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



汪海林说，明知抄袭，还要制作，只要挣钱就行。这就是没有廉耻。

### 是谁在挑衅？

日前，国家版权局发布了《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》，这对负责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视剧编工委维权的汪海林看来，意义重大。汪海林认为，如果《通知》落实到位，现有的抄袭作品侵权的问题就可从源头上规避。

在汪海林的微博里，写着这样的话：“《锦绣未央》的火，让我觉得心寒。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小说是一本抄袭之作，不仅如此，它在抄袭界简直是一座‘丰碑’，身后赫然一条抄袭小说的IP化套现之路。”

今年3月，一位女大学生志愿者找到汪海林，举报《锦绣未央》是一部涉嫌抄袭作品。举报者称，原著小说叫《庶女有毒》，作者抄袭200余本他人作品，294章共265万字的内容，其中只有9章为原创，希望从汪海林这里获得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帮助。看到志愿者们收集的信息，汪海林十分震惊。

汪海林说：“捍卫版权不能羞羞答答。热心维权者联系到十几个被侵权者，但大多数不愿诉讼，一是怕麻烦，二是怕事，还有的呢，是他自己也是抄别人的，不敢出头。诉讼的尴尬事是没有钱。我问了一下律师，律师说，没法合在一起告，得分别告，一个十万元，十几个就得一百多万元的诉讼费。后来又换了律师，把诉讼费降到了最低。然后，我们发起募捐，用半天时间，把诉讼费的十几万元就众筹齐了，交给律师事务所，现在正在诉讼期间。如果判决胜诉，有可能申请财产保全，要求电视剧停播。我估计来不及了，快播完了。”

电视剧开播后，汪海林发现，他所在的一个电视剧微信圈里，有人不停地发《锦绣未央》的吹捧文章，他了解到，发文章的是这个剧的制片人。“我就把抄袭的文章发到群里了。这个女制片人很生气，说，汪老师，你再三挑衅我，我不得不说了，咱们法律去解决吧。我说，我一直很同情你们制片人，我认为你们是被骗了，版权本来就不清晰，是被骗了。希望你们有个好的结果，现在看来不是这样，你们好像知道是抄袭，觉得无所谓，应该是看中抄袭的自带热度，因为能省许多宣传费用。到底是谁在挑衅？她不吱声了。明知抄袭，还要制作，只要挣钱就行。这就是没有廉耻。”

“我们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，也无法影响播出平台的决策，投资人更指望不上，只能指望自己。我希望编剧同仁不要助纣为虐。职业编剧，要有节操，少一个去参与改编抄袭作品，投资人做这个事儿的困难就增加一分，哪怕为他们增加了一分毫的困难，也显示出我们专业的力量。我个人会在我所在的协会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电视剧编工委）号召会员不要做这样的事，我希望能够在协会内推动一个章程，明知是侵权作品仍去参与改编的，退出协会。”汪海林表示。

### 没有IP就没法拍电影吗？

IP, Intellectual property, 即著作权、版权。这是互联网企业炮制出的一个概念，网络小说、神话传说、网游，甚至一个“网红”、一句话，只要有了一定的粉丝群、可开发潜力巨大，都可成为影视剧IP。所谓“IP”必须是热门，有炒作空间。比如，早在改编前，《锦绣未央》的原著就涉嫌抄袭，就有了热度。IP剧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互联网资本的进入。

汪海林引用朋友的话说，“目前所谓的热门IP，总结下来只有四个故事：《霸道总裁爱上我》、《满朝文武爱上我》、《花魁大长腿之贴身龟奴》、《鬼吹牛、鬼吹蜡、鬼吹灯》。你看看，《锦绣未央》不是如此吗？”

去年底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在“原创与IP相煎何太急”论坛上称，“现在没有IP就没法拍电影，这是肯定的。……我们不会再请专业编剧……我们会请IP的贴吧吧主和无数的同人小说作者，最优秀的挑十个组成一个小组，然后再挑几个人写故事……跟杀人游戏一样不断淘汰，最后哪个人写得最好，我们给重金奖励，然后给他保留编剧甚至是故事原创的片头署名。”对此，汪海林的态度是：不值得一晒。

“互联网、资本、金融，杀进来了。唱片业投降了，影视业现在已被叫做是传统影视业

了。”汪海林说，“但伟大的作品，都是一个编剧，而不是呼啦啦一大群乌合之众。”

汪海林对互联网进入影视剧的历程作了如下分析：3年前互联网企业无法参与到影视制作中来，他们就是一个跟班儿的，因为他们买不起影视版权。当时，电视剧卖网络版权，也就是10万块钱一集。影视公司，制作单位，包括电视台，都瞧不起互联网企业。

到了2013年以后，互联网企业，特别是视频网站，获得了大量投资，烧钱。进入到影视创作中来以后，他们发现，依然没有话语权。

让人始料不及的是，随着“一剧两星”政策（一部剧，只能两个卫视播）的出台，电视剧的销售价格，一下子去掉了一半，而这个时候，互联网企业，收购价格上来了，价格是电视剧的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当销售额占到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的时候，你作为卖方，就得听他的了。你这个戏要不赔钱，必须要互联网进来，这样互联网企业的话语权一下就大了。“一剧四星”的时候，根本不用理他们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互联网企业进来后，不是说要怎么拍，而是说：拍我的，我告诉你拍什么，我要换成我互联网演员，“网红”，小鲜肉。要有“网感”，最有“网感”的，就是从网络文学里改嘛。

网络文学在哪里？都在我这儿。所以马化腾有一次讲，说我有1000万个文学作品，也就是1000万个IP，按照他的逻辑，影视行业，要想挣钱，必须要有互联网企业进来，要我进来，必须拍我指定的内容。这就是IP的实质。他们不需要专业的人士，只需要一个概念。所以，郭敬明、韩寒都进来了，他们哪会拍电影？简直瞎胡闹嘛。

还有一个人说，要拍21岁为主体的电影，电影院观众是21岁的人吗？我觉得这是他们制造的一个谎言吧？观众是偏年轻化，但绝没年轻到21岁，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谎言，这就是互联网企业的需要，他们的受众就是年轻人。我们中国的人口结构，60后是3亿人，70后是2亿人，80后是2亿人，90后是一亿人。我们全国的影视产业，只为90后这一亿人服务吗？全世界哪个国家只给90后拍影视剧？一个都没有，就中国这样。为什么？互联网企业需要。

大家看影视的所有乱象，都是互联网企业带进来的。渗透的所有的诉求，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全部是按照互联网的规则在建立。它是不

是代表文化发展方向？我认为不是。我强调要拍全民电影，因为我的父母，80岁了，还进电影院。IP是财务思维，不是创作思维，不是创作思维，本身就违背创作规律。囤积一批创意，然后撬动投资，打通产业链。”

### “购片人就买小鲜肉的剧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作为业内人士，汪海林对影视市场充满深深的忧虑。他说：“我们的电视台，本来就面临互联网尤其移动客户端的挑战，不去强化自己仅有的客厅优势，反而跟着去追IP、追90后观众，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？90后是用移动客户端看剧的，他们就算宅男宅女，也基本不看电视。网文阅读与游戏的主体确实是90后，但电视剧的主体绝对不是，为了拉回年轻观众，演员、题材都向低龄化靠拢成为不少电视台的购片导向。购片人就买小鲜肉的剧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不是色情狂吗？”

电商蓬勃发展后，人足不出户可以买到东西，逛街的人少了，宅在家的时间大大增加了，电视台应当抓住这个机遇，将观众锁在客厅。

说起服务90后，汪海林做过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、《一起再看流星雨》等。“90后喜欢不上什么标准，它是一部剧而已，不在专业评判的体系里面。你可以针对特定的人群，这没问题，但是电视台是公共平台，不是收费的个性化平台，不是专门针对某个年龄层的平台。影视剧的所谓“网感”，是什么？打个比方，互联网+足球可以用“网感”来挑选球员打中超，各队都找小鲜肉球员，会不会踢球无所谓，是小鲜肉就行。原来的球员又贵、脾气又不好，会踢，你们世界杯也出不了线啊，反正中超我们自己玩。数据可以刷，就说每场球观看人数有20亿点击量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打造出全球最膨胀的足球联赛了，跟电视剧一样膨胀！我们现在的影视行业，被假数据包围着，甚至市场的趣味也是伪造的，伪造了一个市场，伪造了观众的口味。造假者，原来卖盗版书盗版碟的，现在都开始买卖IP，一部戏，资本平台、数据平台、播出平台整合好，不红也得红，没红可以装作红了。我们圈内人都知道，有些剧拿第一第二是靠假数据，所以收视率第一没什么好聊的。”

2500多年前孔子就说：“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也。四十五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未来肯定是年轻人的，但作为专业人士的长辈，适时提供年轻人成长的好环境，提供滋养心灵的好作品，是功德无量的。汪海林说。

### 编剧要保持一个行业的尊严

“抄袭”在编剧圈是个复杂的问题，如果没有受害人出来诉讼，很多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琼瑶女士公开表达对于正的不满，于正如果及时道歉并主动沟通，这件事可能会有另一个走向。

2014年12月5日，汪海林是作为琼瑶女士一方邀请的专家辅助人出庭的，他只是义务地来履行专家辅助人的责任，与琼瑶不存在一分钱经济的或其他利益方面的关系。“我看了看《梅花烙》和《宫锁连城》的内容，包括故事简介和剧集内容，一个职业编剧很容易得出结论，这两部剧高度相似，尤其主角主线部分。我接触到所有编剧，都表达了对于正行为的耻。”

在法庭上，汪海林履行了专家辅助人的职责，他指出，在影视剧创作中，合理借鉴是业界常态，一般来说有借鉴人物形象、人物关系、剧情、桥段等，这些部分的单独的、个别的近似性是业界所能接受的，比如剧情类似，但主人公的设置不同，是可以的。比如《敢死队》的作战任务与很多影片类似，但人物形象和人物形象组合有其自身特点。有的是人物形象近似，比如不同作品都写一个粗心大意的女护士做主角，但是具体人物关系和戏剧任务完全不同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业界不能接受的是从故事核——人物关系——剧情——桥段同时具有高度近似性，这就有抄袭嫌疑。

剧本的抄袭与文字作品抄袭不同，未必完全一样，主要抄袭的不是具体台词而是戏剧设计。

汪海林说，编剧这个行业的人都应该坚守底线，保持一个行业的尊严。行业要有自己的规范，署名要规范，利益分配要规范，创作中借鉴和抄袭的边界要规范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法律，法律是最后的底线，行业需要自己约束自己，自己管理自己。

### 导演享有电影著作权吗？

汪海林是敢于发声的编剧。记得4年前，由他编剧的《楚汉传奇》开播前，公开炮轰导演高希希，指责剧组在海报上不给编剧署名，《楚汉传奇》打着“高希希作品”的旗号，只强调导演的个人作用。“有时候，想控制自己，但管不住。路见不平，就吼出来了。”汪海林说。

汪海林说，影视产业的核心，就是版权。编剧的作用，明显被低估，没有剧本，最起码的，你无法立项。那时候，立项时还没有导演呢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“著作权归属”部分第十五条规定：“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”的著作权由制片人享有，但编剧、导演、摄影、作词、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，并有权按照与制片人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。”电影著作权，跟导演没有关系。“导演很重要，甚至在电影中最重要，我们都承认，但是你没有著作权，应该说，导演和歌手的情况是一样的，歌手不可能拥有歌曲的版权，歌手只拥有自己表演权和与表演权相关的权益。导演也一样，应该是拥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，著作权与导演无关。”

《著作权法》还规定，“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、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。”

“单独使用”这几个字很重要。导演的工作融合在与各个艺术部门的合作中，不可分割，不可单独使用，这是导演们面对著作权法无法突破的一个事实。

事实上，没有哪个国家的导演拥有著作权。据我所知，日本的电影版权属于制片者和编剧，美国只属于制片人，中国的著作权法是学习美国的，但是，编剧拥有可以独立使用的著作权，是全世界通行的。”汪海林说，“我们的导演应该很清楚，至少在目前，中国任何

导演，不拥有著作权，因此，所谓‘某某作品’这样的字幕放在自己影片里，是违背《著作权法》的！首先侵犯了制片人也就是版权拥有者的权益。”

### 把专业的交给专业

汪海林说，内容生产有个基本规律，一是创意，一是表达。创意可以由业余人士参与，比如美剧《越狱》的创意，来自于一个女秘书写在便签纸上的一行字：“一个人为了救他的哥哥，他主动入狱”，老板看了觉得不错，这个可拍个戏，于是找专业的编剧策划《越狱》的故事，到现在拍了一、二、三季，片头永远有这个女孩的名字，美国对创意源头的保护很严格。表达，就必须是专业的，把专业的交给专业。

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不止一次讲，文学是电影的母体，足够的文学精神和品格是评价一部电影的重要标准。目前中国电影数量虽多，但优秀作品有限，根本原因就是文学品格弱。我们剧作力量特别薄弱，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支完整的专业编剧队伍。汪海林说，“在花园里过夜的不一定是夜莺，编剧里有好中差，保证文学品格，是基础。我推荐一种模式，是优秀职业编剧薛晓路（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的编剧）他们的创作模式，具体说，就是薛晓路与姜伟（《潜伏》的编剧）、林黎胜（《寻枪》、《天下无贼》的编剧）三个人互为策划，比如，姜伟任《潜伏》编剧时，策划是薛晓路，林黎胜任《寻枪》编剧时，策划是薛晓路，林黎胜任《天下无贼》编剧时，策划是薛晓路。以一人为主，其他两人参与，一起磨一部戏。他们的策划会，我也参加过，非常直接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作品一点不讲面子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打电话给我，我驱车几十公里，在现场商量了，对，用圆珠笔打在打印纸上，给导演看过后，陈道明老师去一间小屋背词，注意，是编剧写，演员依然要背词，而不是现场乱来。好莱坞也如此，施瓦辛格想改一句台词，在《魔鬼终结者》里，就是那句著名的‘I’ll be back’，他改成‘I’ll will be back’，这两句，字面意思完全一样，前面只是一个简写，但导演卡梅隆坚决不许改，最终他没有改成。”

汪海林最后表示，IP剧制作扬言不要专业编剧，蔑视影视剧的专业性。长此以往，电视剧就进入了低俗的、低级的叙事，而且一低再低，彻底远离了那些经典叙事，自然也就远离了艺术的辉煌。

“我们说讲中国故事，走向世界，文化输出。怎么输出？能打动中国老百姓，外国人也一定会被打动，不要老去想走出去，真正走向世界的演员是李小龙和成龙，我们影视人得向他们学习，他们塑造的形象是中国人的形象，不愿意被欺负。成龙在第三世界特别受欢迎。我们说的走向世界，不能仅仅局限于走向西方，进而缩小到走向美国。第三世界，难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吗？我们电影占领亚非拉的市场不行吗？那不叫走向世界吗？说中国故事，首先要有中国立场中国风格，中国表达。冯小刚的实践足以证明，在中国大陆成功，也就是成功了。我们的市场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。我们的电影导演，制作人应该自信，针对我们的第一大市场做好电影，然后再谈走向世界的问题。在世界格局中，我们在文化上没有多少话语权，很多电影人，没有基本的骨气，在西方面前是软骨头。所以，我们的专业人士首先要挺起腰杆。”